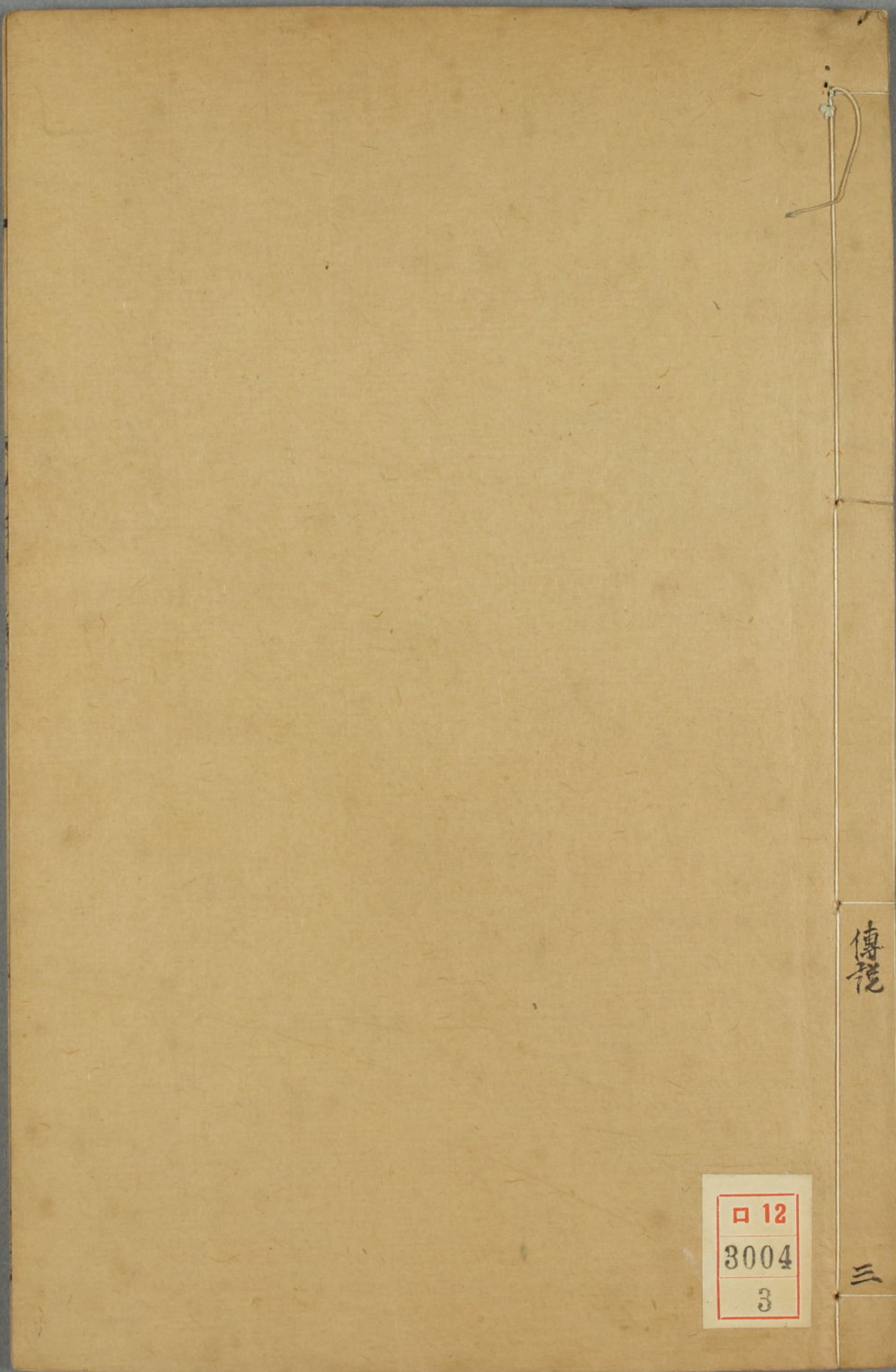




□ 12
3004
3

傳記

三



左氏傳說卷第八

東萊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鞏之戰大敗齊師成二年

晉之伐齊其大戰有二當齊頃公之時鞏之戰卻克
為帥大敗齊師齊靈公之時平公之戰荀偃將中軍
亦敗齊師此兩戰有難易不同當卻克與頃公對敵
以頃公之所為克之勝甚難荀偃與靈公為對敵以
靈公之所為偃之勝甚易考其事大槩可見卻克之
戰當時頃公氣吞晉師如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如

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於晉軍之間到得敗北之後猶
且如此其君之強勇可知其臣如高固桀石以投人
繫桑本以徇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其臣又可知故卻
克之勝爲甚難若荀偃之遇靈公而靈公則昏懦之
君觀范宣子告析文子自其鄉入文子告公公恐遂
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僞以旆
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
之且以山上空張許多旌旗又曳柴以揚塵皆以虛
聲恐嚇如入無人之境丙寅晦齊師夜遁到得入平
陰圍虛伐雍門洋洋然如入無人之境舉此以見得
偃之勝甚易以兩戰觀之卻克成功之難而旣勝之

後羣帥相讓不敢居其功如范文子至不敢先入卻
伯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
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爕何力之有焉欒伯曰爕之
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退然不居其功如此
此其所甚難然而未幾猶且滿盈君臣驕縱如卻克
則辱於齊侯如晉侯則不敬魯君夫成大功而能警
戒相讓其後尚不免有滿盈之心況荀偃克茲敵
如入無人境其功初無足道而且以功自居宜其一
勝之後霸業遂衰合兩戰論之猶有可言者鞏之戰
雖止於敗齊師然於頃公之強而賓媚人致賂求和
親朝晉則是一戰之後能服齊也平陰之戰晉師直

至其城下靈公雖卻走郵棠太子光叩馬止之能料其晉師將退而齊侯終不下晉及莊公即位大隧之盟方及晉平以此見晉之君臣皆不足此霸業所以衰也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太子牙

十九年

齊侯娶于魯無子其姪生光以爲太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到得靈公疾甚崔杼逆太子光而立之殺戎子執公子牙殺二人而太子光即位莊公得國皆是崔杼之力其終何故見殺於崔杼之手當時立得不正了所謂以此始亦必以此終得之始初不正國

柄自然歸崔杼靈公既廢莊公莊公乃乘君父危篤之時却私與強臣深結殺戎子而即位得之不以其道惟其得之非正故杼恃援立之功而不可制方莊公即位未幾杼遂殺高厚而兼其室便是崔杼弑君履霜堅冰之漸在此使莊公雖不貪淫亦被殺緣莊公初立之時不正故也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正此之謂也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三年

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兩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敵齊自齊入絳幾危晉室盈之罪尤大當時宣子逐盈之勢甚迫既禁錮之

使無容足之地所以激成欒盈之禍宣子雖先逐欒盈晉亦從此衰夫晉以堂堂之大國逐一亡大夫東西南北任其所之可也何至勤天下之諸侯見得霸業不競故諸侯得以輕侮晉室而至於失諸侯也古者大夫出疆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欒盈無大罪乃兩合諸侯無所容於天地間其勢無聊安得而不作亂非其本心使宣子疾之不如是之甚欒盈亦不至如此罪在宣子不可專罪盈雖然就盈身上論亦不論無罪自欒書厲公其勢已炙手可熱繼以欒厲驕狠侈虐上無君下無同列以欒書之強又繼之以厲之虐欒氏之門如烈火炎炎可畏盈於此繼祖父之業正當恐懼修省尚恐不濟却又如何用箕遺黃淵嘉父等人以固其黨使其如楚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尚未能免却招許多人如以火濟火其勢方炎正滿盈之後不能自損抑又却如此雖宣子之罪而縱風止炎抱薪救火遂致滅欒氏之門實欒盈之罪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二十三年

晉欒盈得罪於晉遂出奔齊自齊復入舊邑帥曲沃之甲以晝入絳夫晉以堂堂之大國范宣子爲政不設戒備而使叛臣得日以兵而入於國都當時晉國之社稷不亡若綴旒然使向者因欒氏之汰諸侯從

而求之則晉之不亡者幾希宣子秉正而至此蓋緣他倚靠外面裏面都不曾謹封疆明斥候使持兵直入國都幾亡社稷與其外面號令諸侯何如自家謹守分疆宣子初當盈奔在外時非是不知戒觀其兩次大合諸侯以重錮欒氏宣子自以爲諸侯決不受欒氏矣他只管去外面理會裏面守備都懈怠了及盈旣入曲沃宣子都不知前面更無人人之禦蓋緣只去外面理會然當時處這大亂當此大變粗能支持致敗欒氏存晉社稷者其謀皆出於樂王鮒欒氏之入也宣子倉皇無計王鮒教之以奉君走固宮又教之以欒氏所得惟魏氏而可強取使當時不從王鮒

奉君之謀則欒氏之勢殆未可禦不從強取魏氏之謀則魏氏之佐悼公之智而助欒氏未易可去王鮒必欲劫而取所以中敗欒氏其功亦大矣然看得王鮒之功固有力於晉亦所以爲晉之害王鮒在晉一嬖臣也安晉之謀不出於晉之士大夫而出於嬖倖之王鮒則晉君豈不輕視士大夫而益重嬖臣之寵乎故使嬖臣之權愈重而晉之愈不振而霸業愈衰者士大夫之過也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

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悼子少武子偏愛廢長立少始者訪於家臣申豐申豐據義守正不從其言退

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武子廢長之心稍止他日又訪臧紇紇諂容悅之人欲將迎武子之意乃曰飲酒吾爲子立之乃廢公鉏立悼子大抵人心未定之際最看他問得甚底人彼其欲爲不正之舉其初心未敢便爲使其問得正人則陳善閉邪私心決不敢啓若是問一箇容悅諂諛之人逢其惡其事易做得成唐明皇雖有廢立太子之意問張九齡九齡據義守正不從其言明皇雖有廢立之意終未敢爲到得訪李林甫林甫便承當此事使明皇一日殺三子明皇之張九齡武子之申豐也明皇之林甫武子之臧武仲也古之人君必使

朝廷之上藹藹然多吉士皆無一險人廁於其間蓋平時未見其害正恐當是非未決邪正未分時若有一箇小人逢君之惡便到覆亡國家如閑時固未害何故上之人未有所問到得上之人一有所問小人便因風縱燎推波助瀾以此知古之君子在朝不可容一小人蓋爲此然而臧紇助武子立少蓋欲依托季氏自固權位然武仲所以出奔亦緣此雖然目下甚得武子意然公鉏却怨他公鉏後來却效臧紇之舉以脅季武子故孟孫子卒廢秩立羯武子問之鉏即以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之言劫武子蓋武子廢鉏之時有擇才而立之語武子懷前之歎遂不復問武

子正卿也。鉏陪臣也。武子父也。鉏子也。以正卿而受制於陪臣，以父而受制於子，人心不可有所歉也。如此臧武仲，所以成季武子之志，不過欲媚武子以固有其權而已。使其當初不媚武子，未必便失其位。以此知天下事不可計校，惟其守正道則位可常有。小人當以是爲誠。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二十五年

齊崔杼弑莊公，其一時凶威虐焰舉國無一人敢禦。太史書崔杼弑君，已自是難。崔杼殺太史，而其弟嗣書則又難。二人死，而其弟復嗣書，則尤難。且三人死，而其弟又書，則愈難。南史氏執簡以往，則又愈難。大抵君子守正果堅，則小人雖有如此凶威虐焰，終不能移奪。然這裏須看得非偶然如此。蓋文武成康，涵養數百年風俗，所以有此。且以本朝論之，自太祖太宗真宗以來，朝廷之上養成一箇愛君憂國、犯顏逆耳底風俗，故一時忠臣輩出。當時如青苗如市易如保甲如戶役爭者，殆未以一二計固不可悉數。止以一事論之，李定以資淺入臺，而宋敏求從之而去。李大林繼之，又去。蘇頌又去。黜者相踵而爭者方切，當是時天下有三舍人之號。齊之三太史，即我宋之三

舍人也觀三太史之事當知文武成康涵養風俗之所致觀三舍人之事當知我祖宗涵養風俗之所致學者不可不知

蔦掩爲司馬子木庀賦掩書土田二十五年

蔦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町原防井衍沃此得井田之制先輩嘗論先王井田之制如畫碁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之制不可行於後世觀此則先王之制初未嘗如碁局何故其言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碁局之畫哉觀此則前輩疑井田之論破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二十五年

晉鄭程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產何故喜之如是之深蓋子產是箇要人合已者何故他却是箇善善惡惡明白底人然明如此說話有以合已故深喜之不然刑書之事何其聽之不如是之喜大抵人最怕要人合已使子產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言而喜之如是則子產是進一步處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

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二十六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行人是通國好主辭命之官子朱亦居行人之職而次又輪當到他朱自以爲當御三云叔向不應不勝其忿遂撫劍從叔向叔向亦不平拂衣從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所爭者大這一段事儘有可論就叔向身上言之叔向爲晉之卿既知子朱是姦以事君者平時當告平公使黜之無使居行人之職則可也叔向既使之居是職而不使之任是事叔向之罪一也當時叔向要命行人子貢而不命子朱既不能去時論到却潛召子貢豈別無善道理可以調護至他三說又漠然不應反激子朱之怒遂致按劍相逐僅免害人此

叔向之罪二也蓋叔向自謂我晉之上卿下視行人之賤直欲以氣陵之不然正當召他而於召子貢豈無一箇委曲調護道理惟其欲以氣陵之所以至此若就平公身上言之雖是叔向之罪亦平公之暗有以致之平公庸暗之君居朝之日不能正色端拱威稜氣燄足以震壓小人之心豈有行人敢持刃於朝略無顧忌平公庸暗之甚方且曰吾臣所爭者大晉其庶乎豈有行人敢撫劍以逐卿於朝近而朝廷猶如此遠而四境

暗處大抵暗有三等有一等臨事雖知之而無以鎮服其臣而其臣至於無所畏者此暗

而未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此至於漠然而不知者此暗之甚者也至於其臣如是而反以為興國之兆者此以亂為治以危為安以惡為善又暗之極者也平公之暗正是暗之極者幸而得一師曠與之言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若是心競務德便是唐虞之朝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氣象至於撫劍相逐於朝事固無有未說唐虞雖當霸主之盛如文公悼公之時朝廷之上六卿協和便相推遜亦無此等事以是見得平公霸業之間至於如此遂衰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

二十六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欲害太子當時內則有夫人之欲立而為之主其謀於內又有左師之惡太子而為之和其謀於外主之於內和之於外此所以終害太子這一段就宋公身上看方楚客過宋太子以其與已有舊請野享之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汝乎是平公固知太子之惡伊戾既而為伊戾遠近之言所惑即遣其往伊戾才往便謀害太子及其往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馳告公曰太子為亂公又會說為我子又何求是公又果知太子決不為變伊戾之言決不可信既而又為伊戾欲速言所惑使人窺之卒囚太子看此一段便見得平公都闇矣大抵人之

闇者遇事之始未嘗不曉得一二及其被人惑後則漸漸入於闇而不自知使平公能充此明守之能堅終必不至如此昏闇惟其不能於明處思量所以不免被人惑向使能就他夫不惡汝乎與爲我子又何求之說上守之以堅則伊戾自無所容其奸矣就左師身上看宋向戌能弭諸侯之兵當時號爲名卿乃內與寵姬用謀戕害冢嗣人臣大惡亦無過於此以戍之罪雖誅之可也平公方且置而不問平公之心必謂戍能弭諸侯之兵故可以功掩過殊不知害國本大惡也弭諸侯之兵小善也髮毫之善豈能掩丘山之惡平公之闇又不言而可知若就佐身上說則

一有可論者夫人同謀共殺太子他日居太子之位者佐也是禍根皆本於佐是佐爲惡首佐處此嫌疑之地何故太子却說道惟佐也能免我又與之期約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佐之處此地何故能使太子不疑而反求解於佐以此見得佐平日於孝友慈祥上做工夫浹洽於兄弟之間至使危疑之際太子信而不疑佐固可取然至左師聒而而與之語遂爲戍所留過期而不報卒致太子於死地是佐以曾於平公前爲太子解了聒語之際操守不定爲他移換煙死即爲太子想是時亦爲利所動因救太子不力使佐於此時操守若定則身處嫌疑之地旣爲太子解

了當急報太子如救焚拯溺既可以脫太子之死又可以去一己之惡名何暇顧向戌之言論其始則固可取論其後則佐雖誅首可也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宋向戌欲為晉楚諸侯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氏書得極好最得法觀左氏書以為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當時大國惟晉與楚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晉楚既從諸小國自不得不赴故卒弭兵之一事其後向戌挾弭兵之事又書左師請

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為一己之利而已上而為名下而為利左氏於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於後則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正其罪左氏真有書法則弑弭兵之謀其心固可知矣當時子罕之言猶有可論者以是而論弭兵以為名是固可辭及其以邑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便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其初可罪至此而能悔亦可嘉又須看弭兵是全生靈之事息戰爭之苦固善然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意正與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之意同

又如本朝李文靖為相當時南北皆未寧或至盱食羽檄日至廟堂王文正每以為憂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參政謂今日多事萬一邊鄙既寧竊恐朝廷事反多於今日參政自將見之其後澶淵既盟之後及北講和西戎納款而東封西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正謂王欽若諸人相繼更進迭用天下紛紛果如文靖之言子罕之言亦文靖之意

左氏傳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九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耆酒 二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崔杼廢成立明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慶封使盧蒲癸帥甲攻崔氏殺成與疆盡俘其家而杼遂縊死大抵小人以勢利相合一旦勢均力敵必相屠戮而後已初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弑崔慶同為此逆謀杼弑君之後收一

國之權其凶威虐焰太史書而死者三人舉齊國無一人敢當之者孰得而滅之及其死也乃以家禍而死因其處家無法廢嫡立庶遂致禍由內作故不旋踵而滅亡如安慶緒之弑安祿山史朝義之弑史思明皆如此自古之姦雄其威焰可畏無有能禦之者其終未有不死於內亂安祿山陷京師迫天子其聲勢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張睢陽顏平原之徒盡忠於國何曾損得祿山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安慶緒殺之史思明僭叛飛揚奄據河北其聲勢再蓋天下當時外面雖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徒盡忠爲國何曾損得思明一毫毛及其死也乃其子史朝義殺之

姦雄之人看他凶強誰損得他而其終也其禍却自內始譬如百圍之木外面誰能搖撼得他動及其仆未有不自內蠹崔氏旣弑莊公以慶封爲左相至慶封謀於盧蒲癸癸曰崔之薄慶之厚也慶氏終滅崔氏崔氏旣滅慶封自謂無事好田耆酒與慶舍政未幾而有盧蒲癸王何之變夫崔杼弑君未幾而慶封俘其室慶封戕崔氏未幾而盧癸破其家夫崔慶相繼當國一時威虐可畏外人不可得而滅其禍皆發於內也然崔慶之亂也又須看慶封其初甚精密及旣滅崔杼之後君臣泰然自謂可以專齊國之柄盧蒲癸慶封之所與謀者也子牙子尾之事癸自謂譬

之禽獸吾寢處其皮君臣都恁地驕解了此其所以終於亡且當時滅慶氏之人皆爭分財貨玉帛惟陳無字之志皆不在貨財但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是其篡齊之大志已萌於此學者觀此當知沛公入關珍貨無所取國女無所幸而范增所以憂看此一段雖可以爲齊喜亦可以爲齊憂慶氏既平而得目前之安是可喜也禍亂既平之後陳恒弑君之胎實萌於此豈不深可憂乎學者當看于此

吳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季札來聘魯請觀周樂魯使樂工爲之歌諸國之風及歷代之詩如小大雅頌之類札隨所觀次第品評

之有論其聲者有論其義者如所謂美哉淵乎美哉泱泱乎美哉渢渢乎廣哉熙熙乎之類此皆是論其聲也如所謂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大而婉險而易行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之類此皆是論其義也以此知古人之詩聲與義合相發而不可偏廢至於後世義雖存而聲則亡矣大抵詩人之作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固其義也至聲依永律和聲則所爲詩之義又賴五音六律之聲以發揚之然後鼓舞動盪使人有興起之意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至今清廟之詩其義雖存而一唱三歎之音何在然音雖存而義學者

亦可涵泳其音節使有所興起也所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五音六律今之世固不可求須想像所謂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庶幾聲義交相發然魯公之所歌乃未刪之詩而今之詩已經孔子刪定故魯為季札歌諸國之風置幽於秦魏之前然札隨所歌品評又有可議者如歌小雅之詩則曰周德之衰乎至後世文中子則曰孰謂季札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小雅之一詩季札以為周之衰而文中子以為周之盛蓋是中子錯看了當時魯史樂工為季札歌諸國之詩欲觀歷代之樂一時之間每國不過歌一兩篇而已若使其於風雅頌一一徧歌則雖窮年

越歲歌亦未能畢豈一朝一夕之間樂工能盡歌之乎札所聽者樂工偶歌變風故札隨所歌言之且如歌唐季札則曰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這只是歌蟋蟀一篇分明以此知文中子亦錯觀了這二段又須看得次序與今之次序不同以此知孔子刪詩大段移轉以季札之言考之聲音尚可想見如歌秦則曰此之謂夏聲此則全以聲論非無衣小戎之所可見札當時觀樂一一品評之札見舞韶箭則曰若有他樂不敢請已杜預以為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札知其終然其義似不止此要皆不必如此說蓋韶之樂虞舜之時最和氣之所

聚觀益稷之篇所載其和可以想而知之故韶最爲盡善美雖善而雲門亦不能出此札一聞之有感於中其曰不敢請已者非謂聽樂欲止於此言其樂無加於此也正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意相類能知此意則知札觀樂之意此殆未易以言語訓詁求也

吳季札聘列國觀人材 二十九年

當是時季札歷聘諸國遇魯則說叔孫穆子過齊則說晏平仲過鄭則說子產過衛則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之徒過晉則說叔向夫吳僻陋在夷而未嘗通於中國今一旦札自吳出見諸國賢者便

傾蓋如故若素相知以是知賢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初不可以遠近論也如一見穆子便說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一見晏子便說納政與邑以免樂高之難纔見一人便說許多話如平生心腹之友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如此又看過戚聞鍾聲一段札在戚聞鍾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爲樂留數語在文子習中而能使文子感之終身不聽琴瑟夫文子逐衛獻公而以邑叛附晉是衛之賊臣小人之尤者今一旦聞札之言遂至終身感悟不聽樂其變化轉移之速使當時未

逐君之前文子獲與札處朝夕聞札之言未必不改
移遷轉歸之於善以是知有國家者不患有小人而
患有君子蓋有君子則小人已爲他移奪變化衛之
蘧伯玉夫子亦嘗稱之以君子就當時言之伯玉地
位已高亦未易及然把伯玉比季札只看這一事知
文子逐君之時伯玉不能止之不過從近關出而已
何伯玉不能化文子於久處之餘而札能悟之於一言
之頃以是知伯玉之地位固已高而札之地位又高
於伯玉也伯玉不能已文子於未逐君之時而季札
數語能使終身不聽琴瑟則伯玉與季札已爭數等
如不有季札則伯玉地位已儘高看札方知地步向
多在學者當如此看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
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能無亡乎這見子產之
觀國與他人不同常人如拙醫之觀形子產之觀國
如良醫之視脉自常人觀陳國之形其聚禾粟則富
矣繕城郭則強矣子產獨於陳國富強之中而察一
國之脉知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敖政多門雖有富
強之形而不足恃矣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始終左右調護人皆歸功於子皮非子皮子產不能自立信然考子皮實迹愈見其難及子皮四世之望臨政當子皮而乃退然以遜子產子產之立於鄭非子皮不能者三初伯有之亂子產不助子駟攻伯有子駟欲攻子產子皮兩止之及伯有既死其亂既平次第當子皮爲政子皮又授之子產子產辭以國小而偏族大多寵子皮曰虎帥以聽孰敢犯子以子皮鄭國之望帥其人以聽子產其誰不從及豐卷將田獵以祭弗許子產子張徵役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又止之而逐豐卷生子產於既死還子產於已奔向使伯有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不能自保其身中間無子皮則子產不得爲政後來豐卷之亂子產無子皮則子產亦不得安於鄭是子產爲政始終皆子皮之力固是如此然子產所以見知於子皮子皮所以終始愛護子產又有可論觀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又曰使夫往而學焉子產又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皮一聞子產此言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微子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其至誠懇切如此前面許多事迹却不似這一段至誠懇切開心見意惜乎其不登聖人之門

使其得登聖人之門殆未可量子皮固是虛心如此又須看子產與子皮道同氣合略無一毫居功收能處方且忠告善道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子產之謙抑一至於此此所以感動子皮致他終始愛護他看子皮所言便見得子皮用子產看子產所對便見得子產所以用於子皮者精神骨髓都在此前面事迹亦都在此然子產內政又有可論處觀其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及豐卷既奔以他罪論來自當終身不復入鄭可也子產爲之其規模甚有次序其先皆是去委曲相就蓋當時有強家大族以亂治如子產賂伯石人問其故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如伯石三辭卿子產既惡之復處之高位如旣逐豐卷三年而復反其田里以定反側之情與勸焚載書皆是一意當時都是委曲相逐却要就這上看紀綱自外觀之似若懦弱委靡如伯強家大族之模稜殊不知鄭國族大多寵子產怕他來壞了我紀綱故外面特先恁地調護他了然後紀綱可立至其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等事立經陳紀大人之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然後出賞罰示勸懲其規模截然有不可犯者此兩事須當合看子產之爲政特外面如此示弱他國中紀綱未嘗不立也然此只是論子產好處然子產亦有不是處觀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毀鄉校子產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這幾句雖三代之名臣所言亦不過如此則子產地位不是不高其後欲鑄刑書叔向勸之堅執不從看這一處與向時所言大段各別此是何故蓋子產才地雖高不得聖人爲之依歸此子產所以止於子產不能無所失以子產之賢尚如此此學者不可不勉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鄭子產之爲政當時強家大族蟠根錯節勢若難制然子產卒能削制強族使政歸君上者蓋子產爲之自有次序就當時巨族中觀之其跋扈難制無如子皙伯有然子皙之黨盛伯有之族孤子皙之勢強伯有之勢弱前此數年鄭國之所以不盛者以此二人爲之害也及子皙既殺伯有子皙之勢愈強後來其惡浸長至於欲殺子南而取其妻此一段事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皙之聘在後自合直子南而曲子皙矣然今乃執子南而放之於子皙則置而不問子產蓋以子皙之族尚強未可遽加以罪故委曲斟酌調護駕其罪於子南也使子產便殺子皙則其勢之亟未必不再有伯有之亂矣然子產之放子南

其理亦不至於全曲他當時蓋立得名字好了何故布幣之事子皙直而子南曲二人互有曲直也故子產曰直鈞然子皙是上大夫子南是嬖大夫以卑犯尊以賤陵貴事出倒置故子產特立此名自以歸罪於子南若名字不正則放一子南雖可以委曲調護強家大族然鄭國之紀綱未必不由此壞之此子產非遽然放子南必咨之大叔蓋大叔事子南族最賢者咨其族而後放之所以使其族體察子產不得已之意若不咨而遽然放之未必不反致怨於游氏也此皆權輕重識事機如此非有淵深之識欲做此等事不能到也及其後罪盈惡貫親戚叛之子產乃乘其機而討之至於數其犯罪五與之相抗略無少怨何前日治之如此之緩今日治之如此其急也蓋前日子皙之黨尚盛治之若急適所以至於召亂今日子皙之黨已離故急乘此機而去之不敢緩此一段學者最要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

元年

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論晉侯疾證之外而及良臣將死趙孟問誰當良臣對曰主之謂矣此一段見得先王之典禮銷磨未盡雖工之技微亦獲知之其後言國之大臣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

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社稷大抵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君體三代之時爲大臣者皆能如此故其典禮之遺雖工技亦知之至漢唐則無知者如霍光固可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以天終則光所以養其德保其體者可知唐李德裕外誅藩鎮之強梁者武宗終感神仙則是德裕無以養其德保其體盡此道者莫如周公佐成王所以養其德保其體公專以身任此事故無逸之作教之以先王之壽夭戒之以無逸豫遂使成王終其天命而臨崩之際死生屹然不亂後之爲大臣必如周公而後可漢唐之間雖有霍光德裕之相昭帝武宗猶不知保養之意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

二年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此一段可見當時君弱臣強之漸春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於鄰國爲其繼先君之政不敢輕其事且欲繼舊好也宣子晉之大夫爲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禮及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周禮盡在魯矣此數句最要看觀易象魯春秋與周禮初無干預須看得宣子善觀書處如春秋周禮自易看若易與周禮大不相干此最難看蓋左氏所書合於禮者褒之不合於禮者貶之

此與周禮相去猶近然左氏所釋乃魯之舊史未經
 夫子之筆削者宣子但見夫子未筆削之春秋不見
 夫子已筆削之春秋夫子已筆削之後抑揚高下無
 非妙用所在此非宣子所能見易象之初禾有爻辭
 至文王周公始爲之大抵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吉凶
 軍賓嘉皆寓於其中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所以該
 在是禮周公作周禮之書所以具其條目是以周公
 既作易之後又作周禮實相表裏如此知周禮之所
 以盡在魯也宣子固不能知此必其得於老師宿儒
 之傳故能言之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趯曰甚矣

子之爲此來也 三年

晉有少姜之喪故鄭游吉如晉送葬梁丙張趯一見
 游吉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其意蓋謂晉乃一嬖
 妾之喪正不必遠覲大矣則亦自悼晉國之喪故子
 太叔言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
 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
 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
 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
 室今茲吾又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又善其言乃曰
 然自今子無事矣其意謂自後晉國之衰大矣夫亦

且不來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乃盛滿之時必有傾覆之患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蓋譏其交結未深便自不隱宗國之衰此固如此至齊侯欲繼室於晉而使晏嬰來請觀晏嬰之言亦不隱宗國之衰叔向之告晏嬰亦不自隱宗國之衰觀此二段其意似覺相似而張趯見譏於子太叔而晏嬰叔向略無一言相譏何故蓋叔向晏嬰是一等之賢人屏藩籬破崖岸如石投水不知所問愛民憂國之心惻然有動於中雖各言其宗國之衰不以爲譏也至於張趯不度其交之淺深一見太叔之賢便欲強親附之至言宗國之衰略無所隱匿便說通心腹話張趯只是佞諛之人耳宜其不免於子太叔之譏也此固如此考之後一段尤可見其強附處其後鄭子皮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弊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張趯於太叔旣去之後猶有強附之心故太叔告之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至此太叔之言非特譏之又且覺得有憎厭之意大抵學者見一賢者如道同氣合之時我能破藩籬與之言雖彼有崖岸此固不足論如道不相似而彼不親我而我強附之是交淺言深未嘗不見憎厭於人觀張趯之事苟

非其人則當察言觀色不可強去附人觀叔向晏子之事於道同氣合之人則當剖破藩籬不可有所間隔

左氏傳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楚靈王使椒舉求諸侯於晉當時晉平公怠惰溺於宴安無諸侯之志其臣亦無奮然有志為宏遠規模楚靈王初欲求諸侯問於子產子產固已料之於先矣言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則楚強晉弱宜晉之必從楚也然初間靈王使椒舉之來晉侯欲不許司馬侯曰不可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吾猶將事之晉侯又未肯乃言晉有三不

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必待司馬侯反
覆調護然後許之何晉侯初間未肯許它必待至於
再至於三而後許也當時楚方強晉方弱晉自是不
能與楚爭何故初間尚欲不許蓋天下之事人不自
量者最多使人而皆知自量則弱自安於弱如此則
諸侯何戰奪之有正緣衰世之君不知自量故內有
削弱之實而外欲避削弱之名不肯屈意下心以爲
人役尚欲爭虛氣晉君之病正在此向使平公不得
司馬侯委曲調護亦未必從晉旣不能主諸侯諸侯
勢必從楚則以楚之威焰未必自會諸侯矣當是時
晉傷威損重多矣而賴一司馬侯調護許楚之請今
諸侯之從楚必竟是因晉侯許之後從之則傷威損
重猶未至於極也然司馬侯當時地位不在六卿之
列所以其力止如此但就事上面能使晉侯不至於
傷威損重若在六卿之列須能輔晉侯忍強楚侵陵
之恥掃雪舊迅治楚之罪可也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四年

當時靈王旣殺其君却要得諸侯爲申之會當時諸
夏之君莫不咸在楚子見得如此盛其心已滿所以
欲示諸侯侈然自滿子產已知其不過十年學者到
這裏最要識得他器量淺深之別處大抵人之分量
滿溢又各自有先後如齊桓公圖霸業以前三十年

都不曾滿到得葵丘之會方滿晉悼公圖霸業以前七八年都不曾滿到得蕭魚之會方滿然未有如楚靈王纔得諸侯便滿以此見人之分量不同方葵丘未會之前三十年間固嘗有安王室之功有服強楚之功有會諸侯之功初不見其自滿也方蕭魚未會之前七八年間固嘗合諸侯和我狄亦未嘗自滿齊桓公必至三十年之久方始自滿桓公到此分量去不得故滿唯其滿得遲所以爲五霸之盛其不能不滿是以止於五霸悼公和我以正諸華三駕而楚不能與爭都未嘗滿到蕭魚之會分量亦去不得故滿以桓公三十年校悼公之七八年其滿溢之遲速分

量之淺深霸業之久近已大段不同至於楚靈王則大異其所以不悠久終爲天下笑今楚靈王方一會諸侯便侈然自滿度量之淺深不言可知晉悼公之分量遠不及齊桓公楚靈之分量又遠不如晉悼公之甚也雖然自楚靈王志意未滿之前有識之君子已自逆料他必至於此何故初間他一出來做事所爲無不如意東西南北無不服從一求諸侯於晉晉便許一伐吳吳便克一伐賴賴便滅一伐朱方朱方便克承篡弒之餘而以無道行之自以謂天下事皆可等閑做反所以速其禍敗使當時晉尚強尚有齟齬於其間楚之禍敗亦未必如此之速奈何晉日以

柔懦不能與楚爭楚王之心到此故侈然志盈而意滿唯其滿得速所以禍敗也亦速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

四年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是改三代井田之法如魯作丘甲一般子寬告之子產拒子寬之言甚峻推原子產爲政此一段事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強國之間前後數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不過但供一邊貢賦而已則小國尚可支持到楚靈王方無道晉平公衰弱又不能與之校鄭以蕞爾之小國事兩霸主朝廷貢賦與平時所貢之物已添了一倍所以子產不得已作丘賦當時其他諸侯亦莫不

供兩霸主貢賦何故其他諸侯皆能供而不至作丘賦何獨鄭不能供而作丘賦須是推原子產所以作丘賦之意蓋子產爲政常欲使鄭國整齊有餘不使到闕乏地位所以不恤人之謗已而作之大率子產爲人必欲要就窄狹中却示其寬裕衰弱中却示其強大子產之規模多是如此是以有得力處有不得力處其他諸國則是到闕乏時逐旋爲之子產不肯教國中有困乏之患於是寧甘心受謗而不顧所以多取於民其弊至於如此故子寬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大抵士君子要識微慮遠有高見遠識而能推原存

亡之所以然方謂之通達國體若不能如此只隨事上看必學有所未至也子寬見子產不從遂知國氏先亡又知蔡及曹滕無禮而先亡又知鄭無法而先衛亡可謂能推原得數百年存亡興衰之迹者其識甚遠其見甚明惜乎子產不能聽也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

五年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謂魯侯焉知禮夫自郊勞至贈賄皆無違何故謂之不知禮觀女叔齊之言謂是儀也非禮也禮與儀本非二事凡周旋上下俯仰揖遜之際無非至理之所在到得後世析而觀之儀自儀禮自禮至有以儀爲非禮

女叔齊不特辨魯侯儀禮之分乃所以深警晉平公不知禮之本平公之時六卿方強何異魯三家有女叔齊叔向不能用何異有子家羈不能用是魯晉當時皆不知禮之本矣方從事虛文而不能於實事上理會此女叔齊所以深警動他蓋周之衰大抵皆徇末忘本從事於末而不知本實寓於此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夫子曰大哉問是當時皆不知其本惟林放獨知而能問然夫子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當時皆從事於鐘鼓玉帛之末而不知鐘鼓玉帛者固有本末存焉今須看得禮樂固不在於玉帛鐘鼓而亦不在於玉帛鐘鼓之外使

聖人有作雖不徒徇乎末而所以爲本者又豈在於鐘鼓玉帛之外哉學者不可緣女叔齊之言遂分儀與禮爲兩事使昭公果知郊勞贈賄之爲禮而能立禮之本則三家決不至於盛而魯亦未至遽弱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

六年

子產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又曰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子產不從大抵古者象以典刑示五刑之大法而已其條目輕重淺深生殺一切付之以人未嘗立爲定法民之有罪者隨其事而權其輕重故不得乘吾隙以投其姦後世立

法纖悉曲折盡著於此便起人爭心姦人得以執其法以取必於上所以叔向言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蓋三代之治略示大綱才略示大綱刑便無定所以人心常警動敬戒而不敢犯當子產未鑄刑書民但知有五刑而不知有五刑條目故民猶有敬戒之心及刑書旣鑄民皆可以便己自營執上之法而取必於上開人僞心堯舜立法之意都失了蓋子產只要目前整齊不爲後計正緣他規模如此但要無一法之可議一事之可指而不知流弊於後世亦是不曾講學之過然以作田賦鑄刑書二者觀之方其作田賦渾罕諫之曰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則不可以無法其鑄刑書也叔向諫之則以為不為刑辟大抵賦之與刑二者之用正相反賦不可使之無定刑不可使之有定蓋賦自有中制不可多取一分多則大桀小桀不可少一分少則大貉小貉豈可不定若刑則不可有定蓋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人當謹戒及纖悉既著為法則小人執法為姦子產於二事正相反賦不可不守法却變法刑不可定法却作刑書以此知天下事治亂相去正如弈碁當去東處着却去西處着了當去西處着却去東處着了以東為西以西為東則勝負可知當時子產能以作田賦之心用之於鑄刑書必不使之有定法以鑄刑書之心作田賦必不使之無定法

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不諂

八年

穿封戌囚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襄二十六年

楚靈王在當時最號強暴無道然當時得以威行於中國雖終於滅亡然飛揚強大尚至於十四年蓋靈王雖是無道其間亦有一二件好處且如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當靈王為王子時與穿封戌爭囚鄭皇頡戌操戈欲逐王子圍是仇讎之人今既即位不惟不報其讎既滅陳又封之為陳公如此等事正如齊桓公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晉文公

忘斬祛之讎而用寺人披異世一揆此皆與桓文暗合處若是他全是無道時雖凶威惡焰足以憑陵諸侯如何過得十四年惟其間有一二件與賢君暗合處故當時雖以無道行之猶可支持十餘年大抵天下之道最不可須臾離如穿封戌事故可取至於申無宇執人於王宮在靈王之虐宜若必誅而無赦今乃寬假慰遣之蓋十事中有二事暗合所以過得十四年故當時雖以凶威虐焰加於天下而不至於亡者由此故也若專凶焰暴虐以無道行之只如川吁數月便亡大抵暴不可恃若專以無道必不能久歷考篡弑之人粗能支持皆出於此後世之君却謂天道難知而不知天道本不難知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

以飲工 九年

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以飲
工公愧悔之心隱然而生本欲廢知氏緣此遂止看
此一事猶見得三代工執藝事以諫氣象大抵三代
以前諫官無定職各隨事以諫膳宰乃飲食之官其
職甚賤到得晉平公時尚能一舉爵轉移平公之心
蓋風聲氣習相傳未泯後世工執藝事以諫之風稍

衰諫有定官言路始狹不似三代之時人人皆可以諫也當晉平公之時晉雖號爲衰世其朝非無君子所謂叔向司馬叔侯如膳宰屠蒯皆有深慮遠識以是只衰世無賢人然而晉卒以衰者雖有賢人只緣安頓不定晉之時居六卿之位者皆委靡自私之人雖叔向女齊之徒不過沉下僚雖有區區之心無所自盡間或因職事規正得一二事大體不正故終難着手以此知亂世未嘗無君子只是安頓不定然君子在下僚雖不能回國家之大勢然隨小隨大亦可以裨助國家古之賢者所以自隱於抱關擊柝之間豈獨全身遠害而已彼亦知其欲因事規正人君過失也如屠蒯之舉爵則諫可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

戎伐潁

九年

自春秋以來論霸業到得晉平公之世最衰以其侈泰懦弱失諸侯文公霸業自襄公以來最衰莫如平公最可罪亦莫如平公自五霸初起齊桓本是尊王其後晉文公河陽之狩雖有以臣召君之罪然尚有依傍王室之名自襄公以來雖不及文公之盛尊王室之意漸衰然未有如平公憑陵王室觀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前此只是不能尊王室尚自未敢伐雖如鄭伯射王中肩却是

王先伐鄭鄭伯不得已而禦之使中國諸侯敢伐天子平公實啓其端故王使詹桓伯責晉以爲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猶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其辭甚峻周之東遷繫諸侯是賴言語不曾如此峻故其告命之辭無非撫摩獎勸而已到此言語却如此非周之強能然亦是晉無禮之甚深犯周王之怒當時賴有叔向調護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之事非一蓋當時五霸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不知尊卑只問強弱不知邪正只計利害猶賴當時有叔向尚知尊周之義調護韓宣子使不爲已甚固則可嘉然叔向之言復謂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其言似是移於習俗而不自知蓋天子諸侯本非校曲直之地到此亦不知有天子之尊如平公宣子不知尊周固不足道賢如叔向亦以爲等盡而校曲直以是知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免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

十年

晉平公之喪諸侯遣諸大夫送葬鄭子皮欲以見新君之禮行子產止之以鄭之小所費不貲必將盡用則鄭必困子皮固請以行及既葬諸侯大夫皆欲見新君惟叔孫昭子以爲非禮叔向果辭之諸大夫皆

無辭以退子皮遂盡用其幣而還一如子產所料子皮歸乃自歎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又言我實縱欲而不自克觀子皮數語能深自克責如此因觀此一段見得天下事聽言甚難以子皮傾心聽子產言無不行初間授之以政既以國事歸之後來諫尹何爲邑又曰雖吾家聽子而行國事家事旣一委心聽之到用幣一事却信子產不過到得果然有害而無益方悔其初之不聽子皮自言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是的當言語凡人舉事或得人勸之豈謾然不知正緣私慾不能自克故爾觀子皮言雖此一時之語想後來自克之愈深以其言有力也蓋當初聽子產之言豈不欲從又恐僥倖可以見新君看得不真二者交戰於胸中故終歸一邊去惟兩者交戰不能自決此自克工夫所以不能用也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皮可謂能自訟矣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靈王以強暴兇虐之力吞滅諸侯固非一國至滅陳滅蔡是失人心最深處他當時要滅陳奉孫吳要整頓社稷及其聽命遂滅之本以定國誘之而終之以滅國此固是逆人心之大處到得滅蔡又以甘言

重幣誘之到得蔡侯既至遂饗靈侯於申醉而執殺之又刑其士七十人乘其虛而滅其國此兩事最是逆人心之甚者唯其如此故後來靈王所以不得其終其初靈王威行於諸侯固自滅蔡始而靈王喪身亦起於滅二國正緣棄疾在陳與蔡合謀遂弑靈王於乾谿觀靈王之所以死不在其他而在陳蔡正緣滅陳蔡失人心太甚故禍端起於人怨之最深處以此見天理不可誣且如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當時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以此見人心之怨之深者不可支也楚靈王秦始皇之亡其揆一也

楚子爲令尹殺大司馬蘧掩使蔡洧守國奪

成然邑

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十三年

楚靈王之亡自爲令尹之後以至於弑於乾谿之前無一日不得其志所以志得意滿終於喪其身譬如人平時或有疾病一警動之故其起居飲食調護未必不保其生若平時無疾恃此恣縱一旦有疾反至於不可救藥靈王所以死正緣平日略無齟齬所以直至衆叛親離不可救處靈王之亡正緣楚最强盛

之時晉室既弱諸侯皆在下風邊楚之國如陳如蔡皆已相繼吞滅當時天下大勢盡歸於楚唯其如志所以侈心無厭亦速其亡左氏敘楚靈王所以致叛亂之由如所謂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使蔡洧守國奪成然邑使爲郊尹等數事其所以致人怨非一端然君子看靈王所以亡固是如此然亦不專在此只緣許多仇怨之人皆置在腹心之地此所以亡然看靈王敢置此等人於腹心之地正緣他輕視一世以爲天下之人皆無能爲所以如此當其未亡之際見得甲兵之衆土地之廣四方諸侯莫不拱服自視不勝其強及至衆叛親離彷徨無措孑然一身周章

山林之間到此許多意氣都不見了以此知靈王不曾見得真強弱前日所以橫行四海臣服諸侯卜視一世而不知其所謂強者當時盡是外面虛氣湊合得成一箇強亦非真強到此衆叛親離師潰之際都無預於一箇身已處外面虛氣都解散了只孑然一獨夫而已靈王非特外面之強是假虛氣雖一身之強亦是假虛氣觀其卜龜有小天下之言則以一身之外無加於我及乾谿之潰到此都無策如右尹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則曰衆怒不可犯欲乞師諸侯王則曰皆叛矣以此知前日外面湊合得成都不干楚靈王事正緣他只看得外面甲兵之強土地之廣

養得許多虛氣此亦為無道人君之戒當時靈王之所以亡固是眾怨交作正緣公子棄疾觀從擣其虛而入其國蓋乾谿之師父母妻子皆在內惟其壞根本之地士卒各顧其家蓋靈王所以亡也觀此亦是用兵之法且以孫權取關羽當時其勢甚不可禦却得呂蒙陸遜乘虛先入荊州是以關羽之師皆潰當時楚雖無道其權謀威力尚赫然若非先據根本之地如何便滅得他楚人所以滅得靈王蓋以先據根本之地故也

左氏傳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十三年

平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

何敵之有

同上

晉自平公以後所謂霸業僅存而已到得昭公時諸侯皆有二心在晉無策不過掃境內之眾以治兵於邾南欲以服吳甲車至於四千乘夫晉霸業之最盛者莫過於文公文公之戰最大者莫過於城濮城濮之戰不過七百乘當時能服強楚遂霸諸侯至於後

來相繼或盛或衰亦未嘗有四千乘全出時節寧之戰雖卻克再三請益兵不過至於八百乘及楚靈王欲執韓宣子與叔向而遠啓強見之亦不過曰晉常穀九百是晉當時出兵大率不過千餘乘何故當此削弱之時兵乃如是之多蓋當其盛時兵常在國雖有四五千乘所出不過千餘乘故力常有餘而能坐制諸侯到此霸業既衰求以自振於是焚林涸澤掃國內之衆而出欲以威靈氣焰驚讐諸國初不慮其後之不繼也然而主此謀者叔向也叔向晉之賢大夫豈不知前出兵規模如此叔向之心見國勢衰弱如此亦欲庶幾一時之強而已自古論王霸皆曰王

以德霸以力德與力是王霸所由分處然而霸亦嘗假德而行亦未嘗專恃力而能霸者如晉文公之霸所謂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皆是依傍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輔力故能一戰而霸到得平公以後全無德全恃力不知霸雖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維持天下者其可斯須去德邪昭公不合全倚靠着力此所以雖有四千乘而不能以一振也以此見兵初不在衆晉當時所以盡出兵革乃叔向之謀叔向晉之望也豈不知文公舊規模豈不知掃境出來後無以繼所以如此蓋出不得已當時晉君侈六卿強公室又卑紀綱文章皆不

振雖叔向亦不能救免強圖須臾之安所以爲此舉
看此事皆非叔向之本心觀平丘之會別無人奮臂
攘袂主盟其事其謀大抵多出於叔向強如此主張
先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到得晉將尋盟齊人不可
叔向又奉命告於齊齊遷延不從叔向又舉先王朝
聘會盟之禮數十語責之之後方得齊人懼而聽命
叔向見得諸侯解弛一會之間凡兩治兵到得於治
邾莒之愬又是叔向責魯時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愬以絕兄弟之國叔向又奮然言之曰寡君有甲車
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考此一會本末
見得晉衰弱皆無人維持全是叔向強主張振厲奮
發如此然叔向豈得已哉亦圖於衰弱之中少振起
之故不得已如此自形迹上看叔向但見得他發揚
蹈厲見事風生風采凜然可畏然未嘗知叔向強強
恨愧不得已之氣象皆在言意之外此段事只看他
震動諸侯非真知叔向者讀書須見得叔向外爲壯
語其內心如何

叔弓圍費

十三年

南蒯將叛

十四年

魯昭公當時不能堪季氏之強暴陵弱公室不勝一
朝之忿舉兵伐季氏至於失其國身死於外自當時
觀之不過言魯失民數世一旦輕舉妄動以喪社稷

固昭公之可罪然當時便俛首聽命於強族亦豈是承周公伯禽付托之意但季氏雖強然考當時事勢亦自有可乘之機昭公智不足以知此費季氏腹心之地季氏不能自固根本南蒯以費叛腹心內潰季氏討之三四年不服間隙孰過於此昭公若乘此機會正一國之紀綱收公室之權當時又有子家羈清忠遠識與之圖回舉兵以伐之季氏必敗大抵投機之會固有間不容髮者今也季氏討費數年之久亦一大機會也而昭公不能知當可爲之時不爲及季氏既服費大強之後始謀討季氏亦已晚矣此其所以反爲季氏所陵而身死于外也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

鬬成然 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而求無厭故楚子殺子旗當時平王所以立子旗實與其謀到得平王即位之後以子旗爲令尹尊寵在羣臣之上報之亦云足矣然子旗之心責報無已所以至殺其身大凡有德於人已報方且誅求無厭卒至以德爲怨觀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兩言天下之至言也當時有德於人人報我之心已倦然施德之人尚無厭卒至以恩易怨至於不得其終所以後漢崔子玉座右銘之語有曰施人謹勿念受施謹勿忘亦是富辰始

終兩語然於此又當求其病根何故施恩之人常誅求無已受恩之人常厭倦此須思病根所在正緣不知反已只去人上看了有德之人但只以當時我曾有德於人只去誅求不知權衡輕重都不思量我當初有多少德在他處他如何報我了報者但說我已報他了又如此誅求不已兩者都不去反已只去自私心上看了然則報者自當無倦施者自當知足故以德易怨嘗出於不知此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十五年

楚靈王之後平王立楚國稍整頓規模方略奠枕再傳至昭王終有吳入郢之禍幾亡楚國其病源皆起

於費無極之亂楚國其病根則又在於譖朝吳上當時朝吳有功於楚與平王是同體人費無極欲害其寵用間諜使蔡逐朝吳夫朝吳有佐命之功未有顯惡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王之怒當矣使平王於此時便能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惟平王却被他讒佞辨給巧言移奪了反以無極爲忠無極以此一事試得平王之意自此全無忌憚其後遂至譖逐太子建殺伍奢及昭王立又譖殺左右賢人不已終至於神怒民怨此其所以幾危楚之社稷只緣當時被他移換了大抵姦臣欲肆其謀第一次必先以一事試其君君若不受其

欺即正其罪彼亦有所懼憚便自俯首帖耳不敢繼來若被他試過能移奪了便無忌憚矣無極之請一則是欲害朝吳之寵一則欲試平王之昏與明使平王不改初心之怒必無他日之禍以此讒口移人最難自覺佞人須是屏絕之不使一時在左右纔近他雖自能執持終必爲他移奪而不自知此孔子所以有言曰遠佞人此古今之所深戒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襲鼓滅之

二十二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始者鼓人或請以城叛荀

吳不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圍鼓三月或請降荀吳見其民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當時君吏以獲城而弗取勤民頓兵爲諫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及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若獨以此論之雖三代之用師亦不過此然考其本末乃知伐鼓之役蓋是荀吳姑假此以立信義之名始者做得太過後來所以不能繼當其鼓人以城叛固未可受到得圍之三月之久至於他自請降則受之可也然必待他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此見得他分明是欲以此一事成信義之名惟其如此做得過當此其後之所以不繼也到得數年之後

欲伐陸渾之戎亦是荀吳爲主帥到得先張虛聲要祭雒與三塗使陸渾弗爲備乃用牲于雒爲祭狀之掩其不備襲而滅之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滅鼓守信義如此其賢而伐陸渾之時詐謀如此其甚只是一箇荀吳而信與詐前後相反如此蓋當時圍鼓鼓外援旣絕已在荀吳掌握中雖少緩之數月彼自不能逃故於此時示信義以假其名也若陸渾則二於晉又有強楚以爲之助雖欲示信義以假其名亦不得所以不得不用詐謀以勝之也以此知荀吳於無利害處常是信義於有害處常用詐謀惟其信義不出於誠所以不能服人考後來之事則可見觀

十數年後鼓人又叛晉附鮮虞當時取鼓三次方受其信義如此論來人當心悅誠服何故不十數年而叛以信義不出於誠蓋天下之不可掩者誠也方荀吳伐鼓時鼓人已在掌握中吳故於此無利害處示信義此心之發鼓人已窺見其機矣所以召其後之不服遂致再叛而歸于戎狄使吳當時果能三擒三縱皆出於誠則鼓人雖數十世亦不叛可也以此知矯情節詐不如誠之可以服人明矣到得第二次伐鼓使僞糴者負甲襲而取之前此信義都不見了何故蓋前此許多信義到此亦自知使不得了故不免用詐以此知矯情節詐之人旣如此不可久他後來

亦不自信他當時閑暇示信義鼓人既窺見之及後來使不得不自咎此心不純方且謂誠不足以動人信義不可以服衆居春秋之世不如詐謀奇計之可以立國遂一向立詐故伐鼓所以如此譬如世之人誠心素不足以服人假一日之誠信求以服人而不我服遂斷然謂不如詐此天下必無之理且以唐德宗觀之平昔猜忌無所不至特間有一兩件假誠信而行及奉天之禍方且自以為推誠之過德宗平生是猜疑忌刻之人猜疑忌刻已信於人偶然一兩事人不信他不能自咎終身之猜疑忌刻反責片時之誠乃為信義用不得一日之誠豈足以勝其千日之猜忌學者須思一杯之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之意反言我已為信義事人猶不信我今里巷人多言好事做不得正為此爾須能自此充養不可暫時善善而不孚於人緣此遂止為善之心此與荀吳所謂示信義之意同矣

左氏傳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嘉殺之

同上

晉到得昭公以後諸侯各自為政不復稟霸王之命所以齊楚交兵於中國到得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具言諸侯無霸之害魯莊公以前是時霸者未興自昭公以後霸權已失當霸者未興之前若魯衛宋鄭更相侵伐無所顧忌自齊桓一霸晉文繼興方有所統屬百餘年間敗王法滅小

國雖日侵天子之權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然一時維持中夏使諸侯有所畏懼遵守王度亦不爲無助及霸權既失之後晉平公既卒昭公即位天下無霸齊之伐徐楚之取蠻肆行無憚甚至於吳越入中國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當時諸侯大夫慨然反思有霸之時自此後夷夏無辨胡越蠻兵交中夏陵夷至於戰國之際終至強弱相吞成周所封千七百國所存僅七八皆爲強大諸侯之所有若論敗王法滅小國摟諸侯以伐諸侯其罪固多迨夫先王之政掃地無餘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到此之時反觀霸者維持之功雖一時上僭王法

然止霸者一國而已天下諸侯不敢自肆不至如戰國之甚霸者之功不可厚誣故夫子稱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分明是如此當時管仲雖有此功非夫子不能知也自後世觀之以爲戎狄自強弱如此後來如五胡亂華懷愍至於中國天子反爲狄驅之青衣行酒使當時有管仲決不至此以此知孔子之稱美管仲是灼知管仲之功如此也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

十六年

晉韓宣子欲市玉環於鄭商子產弗與至於反覆再三請之子產終弗與後世之論皆謂子產能自立不爲強大威武之所屈以鄭一區區之小國介於晉楚

之間能自立者固如此然亦未知子產之深意所在
當是時昭公失政六卿皆貪冒而強所謂宣子在晉
則謂之賢大夫在晉俗中其貪利亦未能免子產所
以固拒宣子蓋有深意何故晉既失政六卿又皆貪
次第各求所欲於諸侯六卿既皆有所求於諸侯以
鄭國之小豈足以一一供之使子產一從宣子之請
則趙氏中行氏必相繼而至六卿既皆有所求纔不
應副一處必為鄭國之禍觀後來事則可見宋樂氏
以清楯六十獻趙簡子范氏怒執宋之使終身不得
反以是事可見得六卿皆爭求所欲為諸侯之禍唯
子產見微而知著所以不與宣子玉環者其說有二

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
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
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中尚知畏義略識道理猶
可以告語故子產知其必畏義而服必不為鄭之禍
所以敢再三拒之借宣子以杜六卿誅求之心而宣
子果辭玉以此見得子產之處事凡百見微知著精
審詳密如此讀書者觀子產拒宣子之事無徒曰子
產能自立而已

邾子來朝

十七年

邾子來朝此一段見得周衰制度散亡於諸侯之國
中國已不能守先代典籍當時四夷尚有存者所以

邾子來朝魯人問官名於邾子邾子所言自黃帝而下以至歷代官制之沿革其本末皆備舉他就數代官制中惟是少昊之時邾子世守其祀所以其言最詳當時仲尼聞之見邾子請學官名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以此觀聖人之學一箇多識前言往行博學詳說雖夷狄之君尚虛心下問之然而又須要看聖人反約處聖人序書當時斷堯典自堯典以上有所不序說者以謂自堯典以上簡編散亡不可考也不專如此看少昊官名邾子所陳仲尼因而序之豈不可爲一編之書然而不敢序者以簡編失實所以不序看斷自堯典見聖人反約處何故自鴻荒以末歷代聖人相繼而作到堯始備繼之以舜方爲法於天下可傳後世此所以斷自堯典觀孔子學官名於邾子見聖人博學而詳說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若不自一古考之無以知古之略今之詳合古今盡詳略然後可以繼爲萬世之法

周原伯魯不說學

十八年

曹平公之喪諸侯大夫皆往會葬魯大夫往見周原伯魯原伯周之大夫也魯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告閔子馬閔子馬魯之賢者言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也蓋言公卿不說學必是一國

風俗皆不說學也想心面人此般說話多然後漸漬
到大人夫人之不說學自不居位之人觀之無利害
得失尚不能辨況周原伯是周之大夫方且戰於人
慾之地見衆人不說學豈暇辨是非利害亦隨波逐
流何故只緣他心無主唯其如此乃曰可以無學無
學不害若懷無學不害之心苟且因循翫歲愒日使
人人皆懷此心自然下陵上替其能無亂乎夫無學
殖也不學將落人於學問譬如植木須栽培灌溉天
之於人降衷秉彝猶木之有根本也人之良心亦須
是學問栽培所以能灌溉封植之苟根本失其灌溉
封植則枝葉自然枯槁矣其理甚明此一段見得魯

一變至於道觀子馬之言見得當時魯之風俗尚有
學問源流且如平公之葬諸侯大夫皆在其他人見
周原伯不說學則以爲常獨魯大夫見之則以爲異
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其他皆不以爲事以此見學
問源流漸染薰陶至於如此孔子所謂魯無君子斯
焉取斯是也閔子馬在當時號爲知學者看他此等
言語非知道者不能道此其言近旨遠而有深意如
說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這一句最有意其
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只就一人身上看閔子馬因一
人占得一國之風俗而能知其所自來是猶察瓶水
之凍而知天下之寒善觀國者如此學者觀古今之

變時俗之遷亦當如此看若看一事止只得一事看一人止見得一人非所謂旁通倫類之學須當緣一人見一國風俗如閔子馬可也如言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此學問所以衰微處大抵君子之學本非是計校利害爲己而已纔計校利害便是爲人所以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之學者則知不可不學若計校利害之心生則可以無學所以言則苟而可大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亦人道也須天與人常相携持若曰苟而可或至於忌則人道亡矣下安得不陵上安得不替哉道之正統自堯舜之後孔子以前當春秋戰國之間班班亦可見蓋源流之不

絕此乃道之大全正統也其他亦自相承接而不絕蓋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至於春秋之際傳於孔子蓋數聖人得其道之正統固是大統如此全備若其間源流亦自相接雖數十年間亦未嘗間斷如商之時有遲任甘盤傳說如周之時有閔子馬皆源流相接使他無一箇正統相傳則閔子馬在春秋時何以能學問淵源漸染浸漬如此左氏所載當時人亦班班可見惟其源流皆相接不斷所以後來相繼亦有所因孔子言一變至於道者爲此

左氏傳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